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文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送童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贈瞿大夫序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李君為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遂遂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徃而爭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阿竟不行於是九江翹者不上之也它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頌白蓋目覩十易
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庶也庶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擢六者殊途而相湏誠如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目覩守未有不稱治
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
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舉必騰於上
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
闡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庶
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
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䟽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
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
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
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矧
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土
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微焉今李
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
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

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既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蹙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圉事嚴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騾牝強衛斯臧興魯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顯碩佶閑誅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副之而有不賚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未聞措之行今即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寮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以外也及旣失之也則又率面目
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疑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金剛集卷五十三

四十一文

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
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腎色不黯如窮
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
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
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
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
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
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
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
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
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

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歆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廟食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日河南左使臧之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崢嶸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虫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鑿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
然而變色曰蹉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乎忠
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
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
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
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
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
矣一錢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
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

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盜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
錢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
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
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
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
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叅政
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
政因地異施政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
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
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乎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
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
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
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
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
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
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
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
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
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

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
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薄焉書焉瑣
焉胥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
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
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
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
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
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
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
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
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
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
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
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
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
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
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
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太

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

適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佞俵冀轉擢遂以爲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恆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恆者一於法通者蕪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奠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己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

酩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借群寮屬予文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宋高集卷五十三

十文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即尹罔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重則難方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笄糾盤錯動于貴豪暮謀於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厲望之肅如邇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爲矣公健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使擢令官云公之擢令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察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捐貲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令以教法主義教主仁是陸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爲令才斯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陸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
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
夫人乃公懇䟽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
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
之爲而靡澆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
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
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
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
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
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旣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即懇䟽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
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噐洪大則量富量
富則大事斷噐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
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
是臨民無徃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徃而非功矣故曰
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
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鉞即戎指

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組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北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空齋集卷五十三

苗文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
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
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
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
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
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
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歆然弗之居也曰夫
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
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

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寃訟者寡怨行之三
年今問彭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
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
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
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栢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
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
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
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
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
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
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
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某名某字號青石子昌
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
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
潛洞滅否旁燭寃幽見之苟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
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
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
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

適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
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
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
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
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
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
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
爾准風傲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
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
無道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
燭愛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
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挾矣
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
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乎之獻諸天子
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
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送陳汝州序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送梁處州序

送李德安序

送喬太常序

送程南昌序

送何職方序

送馬布雲歸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序一十首

贈郭侯序

空同集卷五十四

一 一文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陸矣已而果
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
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
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
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
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
者形也彼秦阿鑠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
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
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
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
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

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逆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勢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邪抑嚴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螢螢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

造僞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邪同知邪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陳子以鈞州同知陞而爲汝州知州李子聞之色沾喜幸曰夫陳子前爲郎中矣至彰也然豈料其左而卑也今之爲汝州即非彰也然關諸天下不細也夫天下事勢譬之弩也而其動則猶機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霜之於堅冰相遠也動乎此而應於彼乃若是神何也此不謂至微至微者邪故曰知幾其神乎夫陰陽善惡君子小人未嘗無類也故陰陽者形也善惡者行也君子小人者朋也形不獨立行不特成朋無逆從是以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於否之初亦云故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朱博雖賢必俟

其友乃結綬貢禹即非不肖然不能不因人而彈冠由是而觀方今無朱貢之徒則已誠有朱貢之徒聞陳子興有不彈冠相慶者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貴假令陳子巧詐善宦卑卑與世浮沉或富厚多金玉貨財無論一知州即令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陳子人品道德誠足爲天下喜幸即今隱約終身予願爲之執鞭不辭矧今爲知州矧將彰而爲卿相大夫記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今陳子亦謂之遇合者哉非邪鈞州知州李君將有禮於陳子念獨余與陳子故同郎中也爲友而又故知陳子於是伴來謁余以文曰邦

彥不幸不獲交於下執事然知天下有先生又矣敢
爲吾汝州請然予聞李君亦令名豪傑人也因并告
曰陳子行君亦可以彈冠俟矣

李君陸按察司僉事兵屯穎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噐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
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
無食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
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
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
噐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于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
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

李商隱集卷五十四

四一文

戈朽於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
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
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
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
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
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兵
有弗修以問司馬司馬乃亦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
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
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
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
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

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許更大則計脫之君即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懇豪強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即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慎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慎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天子夫夫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於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送梁處州序

同年者擢同年同部者序而送焉義起也蓋惟我癸丑之在吾部者爲然癸丑之在吾部者前後三十四人十二年間擢者二人又皆治郡亦寡矣前劉岳州徐王叔武首序之茲應樞往處州僉謂予當序夫序叔武備矣予何能復言然竊見自內補郡者恒快

不自滿非謂郡劇且勞而其勢有不獲盡專者邪大金緋坐堂上州縣吏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一郡之休戚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惟守主也而按訊有推官收逋有通判兵戎有同知亮工分職各具成案而決于守守可則喜否則懼如是而謂劇且勞而不獲盡專焉者何邪守誠曰是侵吾掌刑吾刑賦吾賦兵戎吾戮僕僕案牘間日不暇給疑推疑判疑同而不之信而是三人者皆將斂避退縮雖有能靡所自效於是事有所不舉矣監者入其境則曰守誤之守誤之挫辱抑厄以衒其鋒州縣之吏觀望狎玩不復有所警飭亦宜矣如是而欲專欲不劇且勞可得邪夫三者達之天下者也應樞是行將自刑自賦而自覈之歟抑付之前所謂三人者而可否之也應樞入吾部歷試八載聲稱滿人口性坦達無較是固天下之噐於一處州何有處州在萬山中民質直簡訟蠶歲三四熟其租易辦卒伍句擾亦亞于他郡前三人者且各易爲力而賢如應樞與之決可否而行之其郡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不佑有是理邪然此特予所竊見者爾不敢不爲應樞告他則叔武備矣

送李德安序

李子同年進士曰李宗乾者以戶部郎中擢德安知

府故事同部擢同部同進士者爲言贈焉於是李子謂宗乾曰德安非古名郡歟是在雲夢之間矣其地高山廣藪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蝦宅舟楫然其俗輕悍而健訟君子則多機術把制人是楚之遺也子往何以爲政宗乾曰其信乎立于信措于敏昭于斷與厥休息如何李子曰善哉備矣宗乾曰何以益我曰無已則寬乎綜密以輔之乎且兩漢循吏子以爲孰優宗乾曰無踰黃霸曰霸無赫赫之譽若趙廣漢輩所爲而天子賜車蓋黃金下詔褒譽人到于今稱之弗替非用是道歟當是時昭帝立幼大將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是豈無見者歟夫守近民者也日理民爲事顧率務體格靡所司察觀霸所爲亦可以少省矣霸治民雞豚穀馬米鹽煩碎之務罔不精力某所大木某亭楮子尚應口道之況其他者歟今之守能若是乎宗乾於是起謝曰吾性剛不柰事事微子之言吾幾不政矣李子曰夫剛乾之質也陽之用也是故綜非剛則隳寬非剛則弛明非剛則苛敏非剛則息信非剛則變夫剛美德也吾子何患焉宗乾喜誦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乃再拜登車而別

元年春 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群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 宗室王墓告始也

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媯曰湯 宗室王曰晉曰代

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蓋道并涇沂太行南並蒲坂及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徃及蓋數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甌帛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瀋所謂

齊高集卷五十四

八文

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 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瘠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 天子踐始遣俊臣徃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賢曰助惡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何職方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灑字至其道山澤之事

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鉞弓弩之施又相釋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倫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 璽書踐萬里之域

異疆殊界將靡所弗涉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

送程南昌序

正德元年秋九月戶部郎中程君拜南昌知府之命是日朝士夫咸歎息爲君惜謂君守南昌弗宜其言

曰南昌省下郡俗機狡健訟君非法家者流性簡靜
鮮事事又恆疾信若是南昌不置守乎夫天下性同
也南昌之人獨不守同乎守之於民以分則帥也義
則師也親之則父若母也父母師帥不可以機狡逆
其子弟子卒徒而爲之守者以之逆其民欲民之不
機且狡得乎假令程君斥簡以狗擾擯靜以狙暴治
其民而民從之且猶不可而況未必能治治之未必
從乎且天下之事不能皆試而爲今舉其大若要者
錢穀甲兵訟獄三者而已必欲其皆試而爲必從事
於衡石矛鋌桎梏之細而後稱司農司農司寇之位
設終身不爲司農司馬司寇而前三事者將終身不

之諳乎程君固未始試司農者及仕爲司農屬即赫
赫以能著稱今往理郡訟有不著稱者乎父母之於
衆子有訟未嘗不斷斷之必當者其視均也有不是
禾嘗不撻撻之不怨者其愛等也非均且愛必不能
服其子之心惟師與帥也亦然君苟以施之子者施
之南昌之民南昌之民必治治則不爭不爭則化化
則其功易叙當是時峩冠坐堂上百胥羣姓奔走奉
奉于下豈必強力者而後能邪故曰操簡以御衆居
靜以制動此天下之政也予於君官同部又同進士
不宜無言以別會曹長胡君伯雍合群寮友以文見
屬遂發其所欲言者如此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
既醪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
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
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
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
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
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
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
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
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擅而不講於是有老死

空齋集卷五十四

十一天

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
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
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
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
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
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
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
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
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日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鍤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 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

梁簡集卷五十四

十一文

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

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之具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四

空同集卷五十四

三十一文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忞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歛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

空同集卷五十五

文

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九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為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既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宴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為人也未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諦而小詳情深

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棗取故
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
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
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
盛以明得意鳴筆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
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
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
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
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
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
子與焉稱豫齊子豫齊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蒧而義
顯往往濟急而扶危以爲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
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
乃何行不成矣歛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
匍匐山林竟獲地塋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
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
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嘆曰析薪有理
導民有以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
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
佩劔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

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
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
世典用旣殊猛獮各途逢掖寡斷介冑愚粗位乏蕪
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使彎弓撻鞮之
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燾綬內和戎匪官
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蔡之鼻祖挺
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蔡之祖往訓之
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蔡之父又謂蔡曰小子勗
哉爾祖有訓是故蔡之父兄弟竝興文武各第立幟
揭幟雙壁是輝蔡今繼之厥後足占矣李子曰被風
者偃得源者承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導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子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
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
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
下具茲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蔡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羶不識文字
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饒產王生王
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
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
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

胄也一旦棄牧篲堅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
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
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
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爲青袍生塗路坎
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又速
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爲將相者乎
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
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
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父而求
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
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余思齋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
知其壽天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
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
凡戒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爲諸致疾病者已矣
欲寡禍我不爲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爲不賢
已矣我教之不爲不賢乃仍爲不賢也此下愚不移
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爲禍端而或
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雖管子避越寇
是也不爲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

牛是也不爲凡所牀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顏
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咸若
是夫余思睿歎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
其三子皆克家是不爲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
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
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
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牀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
不必皆伯牛能弗爲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
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爲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
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爲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
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牀生
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爲不
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
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
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
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
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
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歛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
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以彰

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爲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閎也系出越國公某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天汪閎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問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

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者托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杳以進兮朝歌麓兮暮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射王謝門閥宋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

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兄
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
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
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子三二女孫三
人云

送史忞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
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
自京師水行然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
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恠
也史忞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

小同集卷五十五

七 文

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
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末如遽傳牧廐各慎
厥職惟厥贖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
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役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
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
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錄之俾列在末
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忞
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
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庫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慎且賢卽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承得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舫利刃出没雲濤煙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忝曰然微子無所聞教史仲成者末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忝其孫也忝於子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小同集卷五十五

八文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旣退而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陷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論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謂君它日必爲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

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旣重君之爲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旣成將復學于京師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不肯言而屬予言之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托交于弘化因弘化托交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質劣以阻合踈散以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不歟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其師以予言爲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爲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

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僉之世令卑而近民者也
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艱生畏夫苟忽之矣
雖無心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
於爲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
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
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爲之令者惴惴
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爲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
爲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
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
諸人與所自爲乃若此無惑乎令之不古若也左君

載道舉進士拜末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不
爲人者必能爲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
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
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
自其治邑境內無冤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至
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
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
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
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凡上三下一升之居

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爲五闋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得闡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未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尙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尙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汧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徃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爲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一首

壽兄序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陳公六十壽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鮑毋八十壽序

柏溪君哀序

余公挽歌詩序

周處士挽詩序

序一十一首

空同集卷五十六

一文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
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
臣左長史春右長使昂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
正八人者爲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
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輩子曰智圓義方
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
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鷺翔孫如玉躋儼雅柔良趙子
曰巍榭曲房純衣穀裳無肯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
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
誌苞桑全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

長公者前徧觴容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容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旣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寢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濞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入或弗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踈者慕其禮淺者服其智此所以旣富而人不伎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勦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

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
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
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
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
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輸不息肩徵弗停催
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
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
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耆培之也其子判
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
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
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
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
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
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
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耄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嘆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懼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求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求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容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周淪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末也斯其微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綿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頤爲籤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
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
求錫爾類夫山也又求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
爾遐福者天之命也修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
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寢矯
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
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

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按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內娛心歎者體顛耳目旣和權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水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東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咎諸養則榮啓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寔矣主於積乃踴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虽虽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耄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虽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
汝見翁乎魚魚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歙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崖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煇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茈焉下則白
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飈淠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
英瓊芋之麩媚礪碩而妍嶮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冷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卷之六

卷之六

六文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污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矣
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但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崕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馮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履髮影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算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天札之災生鮮窘

空同集卷五十六

七十一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
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驟然而
笑曰有哉夫陳公者士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爲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
李子曰我 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

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 詔屢下而問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
某聞之天壽不貳修身以快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
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
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算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
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
十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
日會叅議君歸彌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
三子楫霖彬 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

空同集卷五十六

八十五

子杞桓 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

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 封是時年八十矣諸

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太梁桓南京光

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太梁也立

香几于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

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

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

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

桓今尚無子彬有令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

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耄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

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

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
儉德聚於敬是故毋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
一弗撓怨而罔私故既耄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
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
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
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修克念異胞同心嘔
瀕晚挺非求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
予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高僧集卷五十六

九十五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
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
有天下之珍四昇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
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
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繭
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
默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
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即事以宣往夫
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
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
有文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玉母之槌果有之邪今子

謂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狂于夸也于是務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略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恠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言之珎而訓來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商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述恠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子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珎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踈起之邇動乎遠蓋鮮不

愴焉悲也鮮不啣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
淚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
僞戚疏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
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疏遠可也夫天下
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連而如求如失強
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
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
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
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
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僞戚疏辨之是也夫
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
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
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
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
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歛歔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
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瞽之
至也夫求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偷亂
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偷之以僞之難掩也故非瞽
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諛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
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迹遠之間
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太梁

言其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
文成亦爲之歎歎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
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
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
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
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軼
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
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
顯遂視被蒼蒼方夢夢黤黤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

古風集卷五十六

十一天

是以比干剗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
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涕下不能自己故曰長歌
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
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
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其載傳志其回與否
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審諤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
固如是乎彼所爲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
惋悲歌長嘆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
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
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

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天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請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嘆鼻觸之則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

空同集卷五十一

十三文

而哀之毀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歔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興周景暉孝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交若親既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

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吊而至者乎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六

空同集卷五十六

十四文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吊而至者乎
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傳六首 行實一首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允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傳六首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

三五七

空同集卷五十七

一文

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自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
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
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咲頷然之弟子前
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
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木則聞道人齒間澆
澆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
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崇
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
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
几三曾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
觀日出焉竒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干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權治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此
規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文義
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咲每自許于世
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
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崐暨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佻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卷十四

空同集卷五十七

四一文

興到筆飛瞬息滿昏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壯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音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在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

休沐卧西山巖壙中李村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
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
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
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
毋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
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求又老者孤者孀
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
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
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
喪事既以之歸塋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

四四號

全甫集卷五七

五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
餒溝壑伏奠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大
馬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
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
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毋謝世有
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
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
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
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
歿李掇其手槩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
識其槩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

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
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畀之良胡
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
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痛
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
也總角之年非有鷄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
而談玄虛振藻釁漸鴻之遠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
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
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軒冉冉自天下廣樂導
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
章言意湯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
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
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
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鰲嶼磯
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舫遣之
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
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
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
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

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瘞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否邪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

六高集卷五七

七一文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尔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適也下斂而上聚公薄而顯輸曰姑救死尔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矇瑾能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子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毋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煤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号定婚帖於
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
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
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
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
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收穀丫瓜產之墓
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收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
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
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
者夏求昌妻也嫁三月而求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
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求昌俟我其母
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
母謂百年求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
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
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
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求辦
湯藥夜顛天祈身伐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
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
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
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
夫婦二十年矣彼旣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
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
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
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筭禕之人至微
也窮閭敝閭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
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
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
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
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
女立廟郭西蒼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
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帶則瓜岐

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
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
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瓦全是恥尔
忠尔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
黃公初高皇帝兵起田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
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

934

空同集卷五七

十一文

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
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
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
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
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
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
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
其杲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
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
超之之故譚于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遺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墨塗其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闔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銅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闔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餼士人大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戡然特上旨改掌憲院天下

〇〇〇〇

空同集卷五十七

三十五

骸骨居無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瞻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悞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積藪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懼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威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極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仲毀譽進黜氣馘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澗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夫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司署正公等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會兵三百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
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
死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
力戰竟墮岷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
屍賻稠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
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勦之君首
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
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
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是敗而死于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
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
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
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
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
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
卻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判疑獄此皆足不死乃
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冠梧性侃侃不阿善

